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T2738/1637(2)

說明

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殘明表忠錄卷二

目錄

劉理順

高弘圖

李邦華

唐作人

吳可基

曲從直



入宮乃謂左右曰朕今得一德行者碩蓋理
順已十上春宮為士林屬望者垂三十餘年
矣授翰林院修撰歷左春坊左中允司起居
注六曹奏章纂修大明會典武經七畧皆悉
心討論及侍經筵東宮日講尤多所開導焉
性簡穆醇謹不交外務每朝退鍵戶誦讀於
性理宗儒語錄諸書皆研究得其蘊即燕閒
對妻子奴僕必正襟危坐與客言煦煦如家

人無崖岸然中實耿介非其人不與交當楊
嗣昌奪情大拜時理順嘗斥言於朝絕不與
通嗣昌聞之怒奪其誦席予展書卒亦不動
也汴園垂陷公大感慟曰中原破裂則京師
危尚以門庭玩視耶建議於河北設屯練撫
敢死士為後圖如李抱真澤潞故事賊庶可
殲為疏條上之格不行當是時秉樞奉帷幄
率晏安者或飲酒高會置寇警于不問理順

與二三間曹蹕躡騎羸馬日叩當路謀所以
滅寇者往往笑不應十七年三月寇犯都城
甚急理順詣朝房謂執政曰守卒缺餉又陰
雨飢凍宜急請工出內帑金錢鼓勵戰士背
城借一或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不然民怨士
疲國事去矣皆唯唯理順憤然歸捐俸餼及
盤厄簪珥轉犒守卒諸僚友咸詣問進止理
順正色曰存亡視國尚須商邪是日命家人

掘坎于室中深數尺為藏柩計十九日城破
其配萬安人及妾李氏請先死笑許之俟其
瞑目呼其袍笏北向再拜又入祠拜別祖先
遂大書三紙付家人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
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既占功名豈肯苟全三
忠祠裏無愧前賢書畢遂投繯死年六十有
三方未死之時門人詞林傅姓者謁理順問
計安在理順曰既及吾此事當自辨傅倉皇

去理順送迎如常儀傅後為人言吾時亂甚
無所措師從容設笑如平日也羣寇過其廬
者皆下馬拜泣而去不敢入事聞金陵贈正
詹事諡文正妻萬氏妾李氏俱贈淑人順治
九年
朝廷舉封墓典遣少宗伯設壇祭於都市諡
文烈又
賜田七十畝春秋致祭

高弘圖

高弘圖字子猶號硜齋東萊膠州人萬曆庚
戌進士授中書舍人使雲中私識其亭障要
害以歸丁外艱起為陝西道御史熹宗即位
李選侍據乾清宮不移諸大臣環立門外以
待始移仁壽殿倡之者楊漣也御史賈繼春
受宮府指使創為安選侍之說以刺之楊漣
去位繼春亦不能安弘圖言宮禁危疑之際

決策呼吸不可謂非連之功即繼春亦未嘗
不功連社稷已定欲使中外曉然知移宮之
舉非蕙陛下以少恩繼春之揭連亦不斥為
伐異二臣當竝留用時熹宗恨選侍再暴其
惡以為毆逝聖母於是繼春削籍弘圖亦罰
俸二年出按陝西秦王為寺人張清所惑校
尉承風旨漁肉其宗人弘圖收捕論如法獨
不得清上疏言張清竊王威福請斬清以謝

高一

宗民而清固有所憑依不能破逆奄講學之
獄王恭廠災弘圖應變請寬刑獄魏忠賢怒
削籍崇禎初起太僕寺卿詔曰高弘圖始忤
時局繼觸逆璫屢著風節晉左僉都御史再
遷左副都御史刑部尚書喬允升以爰書失
旨將置重典都御史易應昌以失中不擬帝
大怒并繫詔獄弘圖持不可帝親臨詰責疑
為黨部仗下群臣皆失色弘圖免冠謝曰臣

初來自田間不知有黨亦不知有臣退以封
事進曰升罪當徒不然臣死不敢奉詔帝遂
如議秩滿改工部侍郎寺人張彝憲受勅督
部事聞弘圖名絕欲得之弘圖與序主客而
已彝憲色阻又請共坐堂皇上弘圖趨入吏
舍探印篋署事而退上疏祖宗舊制以尚書
長侍郎侍郎戴尚書陛下不以臣為不才將
待尚書乎侍內臣乎臣不知所出有旨徹彝

高二

憲席彝憲請別開府召侍郎計事弘圖稱疾
篤不赴七疏乞休忤旨再削籍十五年大兵
至膠州弘圖佐縣官城守城猝不可下督撫
上功狀最弘圖召至闕詔訪補南兵部侍郎
尋擢戶部尚書李自成犯關史可法勤王弘
圖轉運芻粟浮江入淮六軍未次畿內而帝
殉社稷南都大臣共議立新君弘圖與可法
謂非英主不足以定亂而鳳督馬士英貪定

策功與其私人阮大鍼輒奉福王空脅以兵
威倉卒疑懼中遂稱大號一時物望推弘圖
改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弘圖因上中
興八事一移蹕中都進臨山東二開經筵三
設起居注四諭各府長史自郡王將軍而下
以及庶宗詳明造冊以備王牒五製列聖之
主誓祔奉先殿六禁章奏不得妄言限六百
字七江北被兵之後十六十七兩年正稅年

高三

折盡行蠲免八使朝鮮吏部尚書張慎言推
用吳姓鄭三俊誠意伯劉孔昭率勲臣攘臂
爭之指慎言為奸叱咤之聲震於殿陛弘圖
言文武各有職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
部之權用人乃張慎言事劉孔昭一手握定
非其所私即謂之奸臣等皆屬贅負矣宸陛
化為訟庭臣媿死無地請賜斥罷帝不允六
月初四日入直馬士英特薦逆案阮大鍼疏

謂弘圖曰此疏我冒罪為之不敢相累旋自擬票初七日大鉞陞見自疏江防要害其言寔可聽將退士英申言大鉞寃陷十有數年欽定逆案畧以贊導初無指實大鉞遂訴寃陷之久即閣臣弘圖向同班行當亦知之弘圖乃前奏曰適蒙召對移時臣同官士英及阮大鉞所談兵事臣不知兵故禁不一語若大鉞之寃大鉞之用此事關係甚大臣不得

高○

不一言之天啓年間魏崔亂政人知有魏崔而不知有朝廷知有富貴功名而不知有名教氣節先帝初政有欽定逆案一書阮大鉞與焉臣不知大鉞其才可用但以逆案製自先帝不敢擅改果如士英奏惟求下九卿科道集議以協公論則大鉞出山亦自光明王曰會議良是士英復奏滿朝大半東林會議則大鉞必不得用且何不光明豈臣之薦大

鉞受其賄歟弘圖言光明非不受賄之謂也
大鉞之用何藉通賄臣以會議請正為大鉞
見用地非阻大鉞以不用也因請罷斥以謝
不能附和之罪王雖不允而卒起大鉞為兵
部侍郎故事議大行皇帝謚閣臣宗伯各據
謚法擬上制可而行弘圖擬思宗顧錫疇擬
乾宗詔可思宗忻城伯趙之龍以純樁子上
言思非美謚弘圖言一字而美惡兼之周之

文武可謂至矣然誇志多窮武亦有累愆惠
一亂文非絕德先帝以愛民為心并遐之曰
不忘百姓臣按謚法大省兆民曰思亦舉其
臣者諷之他又何論哉詔如故左懋第北使
弘圖奏事宜一山陵聞梓宮葬於田貴妃墳
園此出自李賊意合於天壽山特立陵墓選
曰恭厝一分地割榆關以外若議關內則無
復界限一歲幣量增十分之三十一國書依古

稱可汗一使儀依會典成禮第不至屋膝郎
是不辱命也馬士英矯旨切責弘圖弘圖因
言張有譽傳陞戶部尚書科臣爭執臣具揭
右科臣臣欲還祖宗廷推之舊非有他也阮
大鍼名掛丹書通國有口非臣一人故阻之
臣請暫還史可法亦以司馬光相於朝遠人
相戒無犯臣自揣才力不能進擬古人故以
望之可法凡此數事陛下責其不能將順臣

知罪矣八月加太子少師文淵閣大學士皇
太后至又加太子太保十月再疏乞休許之
弘圖在朝雖不甚用其言然士英尚有所畏
弘圖去而士英放手又一變矣山東已陷弘
圖無家可歸攜一子寓吳門僧寺已渡錢塘
聞南都失守九日不食死於會稽之竹園金
陵立國弘圖與小人共事不亢不隨持守亦
有可觀然而以書生之識不能通上下古今

之變其關係於興亡之大數者處之皆錯如
此使事互猶執承平之論見者無不笑之將
為紙上之觀乎抑欲求當於國事也史可法
謂其幕客應廷吉曰國事決烈至此揆厥所
由皆因四鎮當戮四人以為大臣誤國之戒
四人為誰昔之建議封四鎮者高磴齋也從
中贊成其事者姜燕及馬瑤草也依違其間
無所救正者予也觀其言可以知弘圖之無

識矣使幸而當平世固一賢宰相也

外危疑邦華疏引祖宗分封大典力爭之顧
憲成講學東林名高士附以申救李三才為
考功郎疏計邦華謂淮撫瑕瑜不掩人所共
知所言即不當何至輕詆若此四十年選為
山東道御史即上邪正久滯之疏指斥執政
申時行王錫爵沈一貫而下及依附如徐兆
麒王紹微湯賓尹諸人侃侃論列直聲大震
以鄒元標顧憲成郭正域等未列啓事為當

規巡按浙江首課吏治詢官評於監司長吏
即以為監司長吏之官評而殿最之勅所屬
吏無謝薦餽遺以奔競論歲大旱悉索公費
稍備賑然後疏間四十二年賓興疏請加額
五人中涓織造最為病民疏請停遣而以賢
能有司領其事不報事竣以病請四十五年
即家詔起明年晉光祿寺少卿旋命巡撫天
津妖寇充斥景州告急時方東征天津調發

精銳乃馳檄令其返沛署益千人賊倉皇不知我軍多寡遂以奇勝復景武鄒滕晉俸一級東江兵潰安置逃卒八百給餉無詳疏請募兵以固重鎮帝嘉納之明年召為兵部右侍郎時楊忠烈疏璫二十四大罪奄人凶會樞會孫承宗行邊請入對魏廣徵奔告于魏忠賢曰此晉陽之甲李邦華召之也舉朝大震邦華因乞養逆党矯旨允其去逾月復因

言者罷之明季逆党倪文煥疏遜崇禎元年起工部左侍郎改兵部協理戎政是冬南郊拜華代襄城伯行事旗幟一新京營自于謙而後其法甚壞老弱與空籍半之而董戎政勲臣子弟也歲中兩操更番相蒙又倚中宮相援佐理同功可幸無罪京師失居重馭輕之勢一旦有警勤王兵遠卒不可恃無救喪亡邦華疏陳京營三大蠹曰戩營曰耗餉曰

空伍三備兵營歲久空籍疏陳清汰於是勲
戚中貴恐失所冒之糧募人補伍增軍四千
餘人又清所冒馬四百大兵入遵化失之召
對大臣爭言城外列營非便帝問邦華者三
對以臣職在治兵知有進不知有退櫻城固
守此萬不得已之策堂堂天朝不可示弱臣
以為城外列營便然帝惑於朝議竟撤營及
逼都門偵探幾絕帝始大悔傳旨如前議列

營近郊止何以中旨罷其官十二年起南京
兵部尚書以父年近九十疏辭不允奉父就
養留都法令久弛叅贊樞虛名傳舍視之耳
邦華至即議守江具疏以為守江東不如守
江北臣請於滁和全椒之間墾田數成聚衆
一旅且屯且練以固門戶守下流不如守上
江請于池陽之間開府采石置哨太平舟車
兼置以固咽喉又請徐州設總督宿重兵選

將訓練以為神京應援疏上不果行止何丁
憂服闋起南京右都御史京師戒嚴請督援
兵入衛募兵繕器為文祀江告先塋慷慨
馭撫戡左良玉潰師改左都御史疏辭不允
諭以新命受事不必督援邦華疏陳廵方大
政乃與御史約如有簠簋不修聽御史糾劾
若御史以言為責引裾折檻豈不甚善或偏
激無當持議未平非入告之體也請規正之

示如約十七年春都城又戒嚴先是襄城伯
李國禎年少輕佻食客畫策為車攻飛礮之
任漫無所屬東江雄鎮從壁上觀歲月糜重
餉而入衛之師絕跡聽賊所之無禦之者樞
臣張縉彥驟膺重任寵兼學士一等莫展廷
議重格帝益增拊解之歎不愛五等之爵羈
縻叛將而已潼關覆軍山右不守帝召對數
為泣下邦華極言西北危迫東南渙散之狀

密奏請東宮撫軍南京其略曰方今逆賊猖獗國勢杌隳皇上以一身為社稷之主當明詔天下效守勿去而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宜聞但慮東南渙散收拾無人萬一心腹禍起孝陵震驚噬臍何及臣見皇太子仁明英武宜急倣仁廟故事撫卹南京欽簡親臣大臣忠智威望者需勅責為輔弼凡軍國大政啟沃謀斷便宜施行毋從中制毋聽傍竊于

以振國威通聲援安祖陵固上游此萬不容刻緩者疏上三日候旨不報又密請二王分封其畧曰臣見定永二王睿質駿發勇桐之舉即在國家承平之日已當次第行之矧時艱若茲寧容姑徐東南太平寧國等處未經兵火皆可以鼎建藩服皇上斷之於心二王茲冊或一王先發擇忠謹老成為之輔翼此殆目前急務也帝覽奏頷之示晉輔陳演曰

憲臣言是演泄其議帝罷之而邦華疏亦寢不行時勤王之詔未下京師兵馬大半調遣以備獻賊帝御城樓命百寮郊餞輔臣李建泰督師故逗遛聞賊蹂躪三輔淪沒而都城猶若處堂也先是輔臣吳牲受命督師未行戶部尚書倪元璐面奏需兵十萬人馬萬匹乃可成功帝微笑曰卿詞臣不知兵馬數方今國馬不過三千遠近調發兵未還京城空

虛如此三月寧武告急大同昌平三日繼陷羸卒守埤中宮為政魏藻德驟晉首輔無以稱塞知過一意掩阿聊解帝宵旰之憂望日邦華至內閣請發帑城守藻德笑語姑待遂頓足而出都城崇墉以為可恃然而京營禁旅緩急無策邦華率諸侍御上城矢石交下乃遣家人歸永缺殉難越三日賊破外城移寓吉安會館故郡人所祀文忠烈者也十

九日賊上城以內應陷乃急求帝而關門已
閉矣號泣還返肅衣冠北面再拜三揖忠烈
即取白練書贊結衣帶間曰堂堂丈夫聖賢
為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遭國不造空負良
謨臨危受命庶無愧吾君恩莫報鑒此痴愚
又書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
句投繯而歿年七十有一贈柱國太保吏部
尚書謚忠文

國朝謚忠肅錢謙益以南遷之議舉朝嚙指
而邦祇太子撫軍力杜播遷之謀今野史一
槩以邦華牽入南遷遂使老成謀國之至計
並稱于孟浪深為嘆息不知南遷自是正策
且此議于一月之前苟翠華南邁津門有海
運之舟東帥有觀望之師相距不遠六飛所
至拔扈白銷寧懼賊之躡我乎且觀帝倉惶
之狀何嘗不欲南遷祇緣堂階之分情意不

通邦華以太子二萬為言亦恐帝修飾門面不肯以天寶自居故以次策進也况太子之出人心未必震動驕帥未必聽命帝曰朕經營天下十數年尚不能濟哥兒們孩何濟于事此睿照所及也謹益顧昵文以謂邦華之意必出於此毋乃疎乎

唐作人

唐作人字

天津人國學太生帝葬畢亦

死

吳可基

吳可基徽州人太學諸生五月十五日約同學上書豫王申繼絕之義無有應者乃感憤流涕置酒高會召親知言別越三日至鷄鳴山關壯繆祠中縊死題詩布袍之上曰蹇遇
人
逃君臣臨危猶保身操心死國難不作兩朝

曲從直

曲從直字完初遼東前屯人天啓丁卯舉人
揚州清軍同知與其子分守東門遇害

凌駟

凌駟字龍翰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
職方主事贊畫督師李建泰軍山西陷建泰
降賊駟遁至臨清臨已陷賊官誅求富室駟
因商人之貲募兵三百人權佩州印部署鄉
勇又說賊將降之擒斬偽官臨清濟寧同日
收復與德州諸生謝陸遙相犄犄謝陸者起
兵德州南中訛傳以為故相謝陸者也駟聞

道使人上書請收拾山東通和南北又言登之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為廟灣宜設水師一旅遙住于此與青齊義勇暗相結納東郡可不勞而下然駟亦時時與

新朝通書蓋孤軍難以自立也

國朝以兵科給事中授之駟不受十七年七月東昌下駟走大名十一月至金陵陞見授監察御史巡按山東時山東已沒駟乃入河

南上方畧臣今與各寨將領約分方畫守倣古人合縱之策一寨敗約各寨致討以長河為邊垣以各寨為州郡以守為戰以農為兵臣寢食河干創痕風製帝命吏兵部給空札百餘以待歸正之人明年三月行部至歸德降將許定國李際遇導大兵至羣官皆迎降獨駟不出飲藥將自殺

豫王令生致御史不然城屠矣駟嘆曰與懷

慨而歿小民何如從容而全大義遂往見從
子潤生從之長揖不拜豫王楊驥勸之駟辭
不飲明日王見駟無降意取孝道蔡鳳藍軍
道吳琦於駟前斬之皆曰公以首領易虛名
乎駟曰已辦一死矣是夜賦詩云艱難歷盡
總徒然謝世長歸碧落天從古又山能有幾
不知仗節效平原又寓書于王大江以南天
之所限否則楊子江頭凌御史即錢塘江上

伍相國也遂與潤生同縊死贈兵部侍郎

殘明表忠錄卷二

殘明未定錄

